

李之诗选

李之诗选



河南人民出版社

李之詩選

李瑞芳書



河南人民出版社

奇之诗选

周奇之 著

封面题字 谢瑞阶

责任编辑 王 锦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

787×960毫米 32开本 6印张 91千字

1997年1月第1版 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 000册

ISBN 7-215-04169-7/I·547 定价 8.00元

序

林炎志

周奇之同志是河南省文艺界一位久负盛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1937年，在他风华正茂之时考上了河南大学，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激起全国人民奋起抗日，他又毅然放弃学业，投奔延安参加了革命。这位“老延安”兢兢业业为党和人民工作了几十年，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有益的东西。其中，就包括这本诗集。

周奇之同志长期担任河南豫剧院的领导工作。该院一、二、三团创作演出的传统戏、现代戏不仅在河南家喻户晓，在全国也有很大影响，许多戏已成为豫剧的保留剧目，至今仍广为流传继续演出。这些成就是和周奇之同志的努力分不开的。

碰到豫剧院的老同志，大家都说：“周院长是个好人。”这是人们对他最高的评价。豫剧院诞生之际，既是戏剧的黄金时代，又是极“左”思潮兴盛时期，剧本创作十分不易，搞不好就会出现政治性问题。周奇

2 奇之诗选

之同志以对党对人民的忠诚，遵循党的“双百”方针、“两为”方向，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凡有一技之长者都识为有用之才，以心换心，平等相处，讨论艺术发展，共商戏剧改革。在他的领导下，无论是编导、作曲、演员，乃至最基层的演职人员都没有后顾之忧，一心一意搞艺术，共同为繁荣和发展豫剧事业而艰苦奋斗。这种领导作风至今仍值得大家学习。

和周奇之同志一起工作过的人都称他“人品极佳”。许多人都可以讲出几个故事，证明他以诚待人、忠厚善良、为公忘私、廉洁奉公。他几十年如一日，保持着延安的优良传统，这种为人品德，在反腐败的今天更应提倡。

周奇之同志是一位文艺管理工作，有很深的文学功底，他在纷繁的行政事务之余，还亲自带头改编剧本《窦娥冤》和《穆桂英》。他也喜欢诗，抗日战争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他都将自己的感情凝缩在诗中。他的诗也和他的人一样，朴实无华，正道晓畅，充满了正义和激情。

1997年10月16日

（作序者为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奇 之 院 长

杨兰春

每逢见到河南豫剧院的老同志，自然要谈到周奇之老院长。说他为人忠厚，心底善良，以身作则，廉洁奉公，以诚待人，心系群众……这些美言赞语，在老院长身上处处可见，并不过分。

1956年由原省歌剧团、省人民剧团、香玉剧社组建为河南豫剧院（属中央文化部领导，由河南代管），下设党委、行政、艺术三室，一团、二团、三团三个实体演出团，还有人民剧院。周奇之首任总支书记，后改为豫剧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他名为副院长，实际工作由他一人领头。在五六十年代，戏剧正处于兴盛阶段，豫剧院建立之后，创作了一批深受城乡群众欢迎的传统戏和现代戏，有不少剧目至今仍在继续演出。豫剧院还培养了一批在全国都有一定影响的演员，当时能上广播、灌唱片，就标志着最高水平。建国以来豫剧灌唱片上广播数量最多的，可能

2 奇之诗选

要算豫剧院了。通过唱片广播宣传，扩大了豫剧的影响，对改革豫剧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但在此期间，也正是极“左”思潮高峰之际，从事文艺工作更为困难，历次运动豫剧院都是重点之一，艺术室又是重点对象。每年三个团演出的剧目，都由艺术室根据各团不同的情况和条件，加工、整理、改编，即使用人家的现成剧本，由于剧种不同，也要一一经过移植修改，这是一项数量很大、任务很重、时间往往又很紧的艰巨工作。同时每年还有必须完成的创作指标，特别是现代戏需要从头创作，困难就更大了。所谓现代戏不可能脱离当时的政治形势，形势一变剧目自然也要变，甚至从当时看完全符合形势需要，但过一段时间却成了错误的东西，随之而来创作人员也就成了批判对象。现代戏不仅所反映的主题思想难以把握，在运用的表现形式上也同样困难。如唱腔改革，既然要改革，就不能和原腔老调一模一样，现在来看已不成问题了，可当时稍微和老梆子不同，即视为崇洋媚外，轻视民族遗产，运动一来问题就更严重了。在这样环境气氛中，从事创编的同志，随着看不见的思想压力和精神负担，可想而知出一部好戏何等之难。

周院长人好心更好，从没有整人之意，深知艺术

创作的 actual 困难。在他的心目中，艺术室如同作战部队的参谋部，每个创作人员都是前沿战士，他发自内心深处爱护每个战士。他身为一院之长，每项工作都要亲自处理过问，在夜以继日的奔忙中，他始终把艺术生产当作主要任务来抓。当时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运动一个接一个，曾流传“抓政治保险，抓业务危险”之说。他却相反，主动深入艺术室，掌握每部戏的创作过程。为赶创某个剧目，同志们牺牲正常休息时间习以为常，通宵不眠不为稀罕，他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从不以领导自居发号施令，总是以诚待人，平等相处，研究艺术完全以商量的口气，当作一家之言，使被领导者没有压力之感。以他的善良之心，换取了同志们对他的信赖，用他的真诚实意，消除了同志们的忧虑，同志们再苦再累无怨无悔，情愿在他的领导下，为发展党的豫剧事业日夜奋斗。

奇之同志不愧为延安出来的老同志，几十年如一日保持着延安的优良传统。他真正做到了毛主席所指出的“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周奇之同志的领导思想，与同志们建立了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的感情，这是用金钱买不到的无穷力量。建院以来，豫剧院创编的剧目，比较而言成活率高，生命力

4 奇之诗选

强,有不少剧目至今仍在演出,各个剧目的唱段广为流传,这些成果是和周奇之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如果换一种领导方法,成功了是自己领导有方,错了与自己无关,今天批这个,明天斗那个,以极“左”思想看待创编同志,运动一来,给这个作品上纲,给那个剧目上线,很难想象能积累如此多的优秀剧目。

周奇之同志深知创作的甘苦,更了解极“左”思潮对同志们的思想压力。为了给创编人员撑腰壮胆,他以实际行动亲自投入创作。他曾改编过《窦娥冤》。与他人合作改编的《穆桂英》已成为二团的保留剧目,也是吴碧波、唐喜成的看家戏。他参予创作,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他的目的在于鼓励大家放下思想包袱,消除顾虑,大胆创作。他常说:“你们只管干,错了我也有份”。由此,足见他的用心良苦。他并非在作表面文章,而是说出来就要作出来。

有件事使我永远难忘。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豫剧院不少同志被专政,当然艺术室有的同志也在其内。周奇之同志当时还未受专政。有一天被专政的人被要求上台游街,他一看见在他手下工作的同志受这样对待,便主动要求也上台游街,这充分证实了他说过话“错了我也有份”的诺言,这就是表里一致的周奇之,可谓难能可贵。在反腐败的今天,更应

发扬这种优良品格。

奇之同志比较喜欢诗词,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现实生活中的某种事物,结合自己的亲身感受,以满腔热情,用诗的形式颂扬赞美。他的诗和他的为人一样,纯真忠厚,诚实坦然,毫无做作之感。建国以来,他写的不少诗已发表在不同的报刊杂志上,这本诗集,就是他多年创作的真实记载。我写这篇小文,以表示对奇之同志的敬意。

祝愿老院长健康长寿!

1997年4月20日

读 奇 之

王怀让

近读清诗，有一种全然新鲜的感觉。不是唐诗，不是宋诗，也不是元诗和明诗，清诗就是清诗，给人一种清风明月的感觉，一种清水涟漪的感觉，一种清爽怡人的感觉。譬如高岑的《秋日抒怀》中的句子：“坐尽残阳灯火上，满天云影望依依。”譬如刘光第的《梦中》的句子：“自笑书生最迂阔，壮心飞到海南陬。”譬如孔尚任的《送牧堂上人游五台》中的句子：“不比人间行路苦，离情也废一宵眠。”譬如阮元的《吴兴杂诗》中的句子：“深处种菱浅种稻，不深不浅种荷花。”等等等等，是如此的明白晓畅，如此的情深意切，如此的让人呼之欲出啊！

我反复琢磨，清诗之所以给我留下上述三个“如此”印象，大概是由于清代离我们最近，清诗也就很容易走进我们心灵的门户吧。距离清代画上句号，中国的又一部历史开始写书了 20 多年之后，这是中国的 20 世纪的 30 年代。中国的 20 世纪 30 年代，正是

2 奇之诗选

中国人民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把自己的民族的命运交给烈火去锤炼与熔铸的年代。在这个烈火的年代里，许多志士仁人自觉地把自己作为一块矿石投入到这个时代的大熔炉中去，于是这个大熔炉便把成批成批的钢铁冶炼出来，在这成批成批的钢铁之中，有一块钢铁，他的名字叫周奇之。

奇之同志同我可谓忘年交矣。在我的记忆中，60年代中叶，当我脱下学生装换上干部服走进社会的大广场时，他是一个40多岁的文化干部。他当时的年龄大约相当于我当时年龄的2倍。我们在一起开过会，一起讨论过关于戏剧繁荣的问题，偶尔也说到诗。我很尊重他的人品，朴素而朴实，内向而内在，快捷而简捷，厚道而正道。后来我偶而也在一些报刊上看到他写的零零星星的小诗，但在我的视觉中，他的形象没有形成诗人的定格。

此刻，在我的书桌上，于纷乱的一本两本三本五本的清诗的书籍之中，摊开了一部奇之同志托人送来的准备出版的诗稿的剪辑。我急忙向来人打听，奇之同志现在身体可好？来人告诉我说，他已是耄耋老人，身体欠佳，行动有点不便。我接着又是一个急忙，急忙翻阅奇之同志的诗稿剪辑。好家伙，好让人心动啊！有发黄了的30年代的报纸的存档，有残缺了的

40年代的杂志的剪贴,有50年代的手稿,有60年代的打印稿,有70年代的复印稿,也有90年代的看上去已经有点颤颤巍巍的手稿。这正是:峥峥嶙嶙半世纪,林林总总一百篇。我不禁拍案叫道,我的奇之长辈,我的奇之兄长,我的奇之同志,我的奇之好友,你可真是一座大山,原来认识你是如此的不易,你竟然还是一位诗人呀!

据我所知,奇之同志年轻的时候的确有过一段从矿石到钢铁的经历。他出身于开封县的一个地主家庭,小时候读过私塾,后来到开封读小学和中学,1937年考入河南大学文学院。敦料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938年夏,他和另外三个同学一道投笔从戎,跋涉了漫长的陇海线,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辗转到了延安,从此走上了颇具浪漫主义色彩的革命道路。水流千遭归大海,文化人最终还干文化事。全国解放以后,奇之同志任河南省文化局办公室主任,自1956年起,受命组建河南豫剧院,便从此穿行于演员之间,注目于台上台下,这样的戏剧管理工作者的生涯一过就是10年。说奇之同志是一位戏剧工作的管理者,严格地讲这只能说了一半,他还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戏剧工作者、戏剧作家。他曾经动手改编过两个剧本,一个是《窦娥冤》,

一个是《穆桂英》，另外还有大量的剧本经过他审阅修订，但人们从海报和字幕上却从未见到过他的署名。他说，我是豫剧院的领导，能领着大家导出几出好戏，也就心满意足了；他还说，人们知道我不知道我不要紧，只要豫剧院能够名扬四海，我也就能睡安稳觉了。

当我忆完了奇之同志的这一段人生经历之后，回过头来再想，奇之同志是一位诗人，应该说是天经地义的了。长期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陶冶，长期的革命斗争生活的熔铸，长期的戏剧台词唱词和音乐的濡染，这一切不正是诗的激情和抒情、诗的韵律和韵味之水之源和木之本吗？让我们不妨也用一下当今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克隆”技术，把这份出版于1938年1月的发黄的报纸再复制一份，请看这首署名奇之的《月下战场》：“今夜的寒星，/死盯着大地的穷荒。/暖暖的炊烟，/已变成了战争的烽火；/敌人熊熊的火把，/已到处闪耀着凶光。/看谁家房屋，/不是诉着敌人炮火的创伤？/白骨，鲜血，撒遍了堆堆的瓦砾场！”接下来的还有《春风已飘过了台儿庄》、《春的乐与悲》等等。奇之同志以一个年轻诗人的犀利的目光和笔锋为我们记录了，不，是雕刻了一幅幅战争的残酷和战争的英雄主义的雕像。勿需再一篇

一篇地去“克隆”了，让我在这里为读者列一份清单，当然这份清单是要目而不是全目，请看《送战友》，请看《哀悼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请看《刘邓大军横扫大别山》，请看《北京的花朵》，请看《大庆诗词》，请看《赞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请看《红旗渠英雄散歌》，请看《悼念敬爱的周总理》，请看《赞孔繁森同志》，我们一下子就在奇之同志为我们构筑的漫长的诗歌隧道中跨越了50年的岁月，只要你能够在这个诗歌的隧道中一步一步地走过来，你就不能不披一身岁月的烟尘，戴两肩时代的礼花，你就不能不如同阅读历史课本一样，把我们的民族所走过的雄壮而且悲壮的足迹阅读一遍，你就不能不由衷地感叹这是诗人加了眉批的阅读啊，这是一种诗的阅读、心灵的阅读和精神的阅读呵。

兴许是凑巧了，清诗和奇之的诗同时摊开在我的案头，我要说读了清诗我更爱奇之的诗了，读了奇之的诗我更爱清诗了。同样的明白晓畅，同样的情深意切，同样的呼之欲出，我觉得奇之同志继承并发扬了清诗的这些优良传统并且注入了崭新的革命内容和时代精神，真真是不深不浅种荷花啊，真真是坐尽残阳灯火上啊，真真是离情也废一宵眠啊，真真是壮心飞到海南陬啊。

奇之同志的诗集就要出版了，我忽然觉得出版家们是如此的可爱，他们将把一个革命者半个世纪的思绪印刷出来，半个世纪的脚步装订成册。如果现在有一份新华书店的征订单送到我的手上，我将会不加思索地订上一册，并将之日置于案头，夜枕于床边，我想通过诗同奇之同志经常交谈——奇之同志，因为你行动不便啊；奇之同志，我在这里也祝你早日康健，行动便当，因为有许多新路还等着你这位从老路上走过来的人去走啊。

1997年3月18日于满庭芳书屋

目 录

序	林炎志(1)
奇之院长	杨兰春(1)
读奇之	王怀让(1)
月下战场	(1)
春感	(3)
春风已飘过了台儿庄	(4)
春的乐与悲	(6)
故乡	(8)
送战友	(9)
南泥湾	(10)
哀悼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同志	(11)
向四平街和平民主的保卫者致敬	(12)
收麦	(14)
欢送翻身队出征	(18)
刘邓大军横扫大别山	(21)
慰劳解放军	(23)